

宋元通鑑

第廿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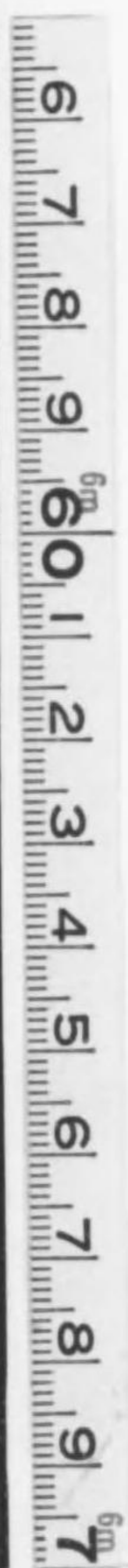
特279-276



特279

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宋元通鑑卷八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一

癸未一年

孝宗一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

歲如之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

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

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置武舉十科以胡銓為祕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

黃中復

史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為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詔從之。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濡。以為吳璘聲援。

張栻

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丁巳。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願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

當時諸帥皆賢者故斤慮及此

孝宗力志
恢復何在
只為政府
失人

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
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于是秦
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甫為兵部員外
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無奇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
封王世襲巴卯賑兩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癸未黃祖舜罷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行
在 三月壬辰朔金帥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海泗
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
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

辛次膺直
言

廬備之至是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
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
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癸巳以
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為右
正言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
召為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
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
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渡江以後直言
之臣稱次膺為首 張燾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閣門
事曾覲同知閣門事未幾並罷 是月詔求遺逸濠

梁奏北方游手萬餘人應募欲以營田劉蘊古聞而有請願得自將以與虜角毋使徒老耒耜間陳康伯張燾辛次膺咸是之史浩獨不可曰是必奸人來爲虜間國家隄防稍密不得施其伎欲姑以此萬人藉手反國耳康伯等襍然謂逆詐浩命吏召之曰俟其來當可見也相與坐堂中俟久之乃至浩迎謂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議者猶以爲可斬子得萬烏合何能爲蘊古素謂在朝諸臣皆可欺意得甚卒聞此語大駭失色遽曰吾意無他此萬人家口皆不來必不爲吾用不如乘其未定挾去爲一拍事

浩此一事稍可

誅奸細

幸成猶不可知耳浩顧諸公曰已得之通判之言是矣此萬人固不留獨不知通判眷屬今在何所時蘊古家在幽燕自知失言內悒不得對比茶甌至戰悚不復能執幾墮地遂退廟議猶不然然迄得不遣旣踰月張浚奏改通判太平州往來都督府稟議軍事後數載蘊古私使其僕駱昂北歸有告者及搜所遣家訊則皆刺朝廷機事也乃伏誅浩雖多誤國于此亦有先識初吳山有伍員祠瞰闔闔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爲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謁祠妄謂有心諾以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

魏仲昌

曰以新易舊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其意果何在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之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夫謀之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欲其知已至耳聞者憮然不信後卒如其言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迹致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

恐為浩所沮然非休矣何不先去之而後出師

倖復辯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之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則一

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壬申、賜禮部進士五百三十八人及第出身。是科得呂祖謙。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于宿州。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為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

呂祖謙

十朋再疏

復望中原、因力乞罷。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誣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十朋論正志傾險姦邪、觀時求進、宜黜正志以正典刑。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盜弄威福、至是詐病求致仕。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

十朋三疏

靈壁之捷

顯忠宏淵不協

人于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丙午，李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

宿州之捷

宏淵使之也

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時符離之捷，日聞，次膺手疏千餘言，乞加持重。辛亥，帝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癸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守撤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

宏淵宜誅

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之下，且猶不堪，况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旻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尸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

符離大潰

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倘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乙卯，下詔親征。六月庚申朔，日食。癸亥，汪澈罷。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于金。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

有君無臣
可歎

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棫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棫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

請。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蠱起。臣謂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爲二帝復讐，爲二百年境土，爲中原弔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衄爲羣議所播。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

出十册

蘇次膺

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寘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改除吏部侍郎。十朋力辭。出知饒州。戊寅辛次膺罷。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奸。乞罷奉祠。陞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誤國家爾。己卯。貶李顯忠。筠州安置。甲申。右諫議大夫王大寶論移蹕。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

王大寶

不罷宏淵
再貶顯忠
有此舉動
否

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丙申。太白晝見經天。乙巳。以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不合。亦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繇。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

楊州遂為死地國勢如此

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徙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戊寅，金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求海泗唐郡。

康伯無識

張闡

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蔡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張拭入見，帝引見德壽宮。上皇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皇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皇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歿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皇曰：自亮歿，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

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皇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上皇懲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帝幼年規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之志主于安靜，不忍違也。冬十月戊午朔，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

夏皇后

曰四州地及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丙子立賢妃夏氏為皇后。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為妃。生鄧王愔。慶王愷。恭王惇。邵王恪。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為吳太后閣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協既納女。資置居貧。乃歸客表之僧舍。號夏翁而歿。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閣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為動。他日后親為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而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

賢戚

夏執中

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辛巳。召朱熹至

入對垂拱殿。其畧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觀。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

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
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上爲之動容次論今
之論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
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
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騫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
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專出于
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

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夷狄
之道其本不在威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
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
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庶
幾形勢自強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
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覲龍
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
剴切焉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十一月戊辰
除朱熹爲武學博士尋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己丑
盧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

陳良翰

當稟命遂以忠義遺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弃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旣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

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丙午張栻奏盧仲賢辱國無狀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

快

罷和議矣。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

康伯更濟
例

閻安中

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

陳亮

通鑑卷八十一
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時與
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婺州人陳亮以爲
不可亮發解至京師因上中興論曰臣竊惟海內塗
炭四十餘載矣赤子罄罄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
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
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
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
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
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
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蚤爲之圖縱

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
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
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
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爲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
南是我境土安得爲南朝故地故文帝旣得而復失
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爲忠義狙于其習而
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爲敵而不自知其爲逆過此以
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爲誰縱有倍
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
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爲故產吾

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

申將在外
君命有所
不受之令
邊事一日
未息不許
一日罷兵
諸將與之
終始朝廷
必不下詔
班師此要
言也何不
及乎

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

闢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躋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

人皆知有
江淮知守
江不如守
淮公獨創
齊秦荆襄
之論似登
眼界豁然

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搗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

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効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穎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襍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

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祁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內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知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堪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後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

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拔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畧。曰中興論。唯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于西湖也。初亮才氣超邁。郡守周蔡以國士奇之。授以中庸大學。曰

周蔡

通鑑卷八十一 宋紀
讀此可精性命之說。亮遂受而盡心焉。十二月，陳康伯罷。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除胡銓爲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施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卒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卒爲中國患。今金三大將內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於湖廣，以絕後患。

古今名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二 甲申一年

孝宗二

隆興二年金大定四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

胡昉

書來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

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

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

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辜即遣還邊事令元帥

通鑑卷之... 宋紀...
府從宜措畫。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人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

陳敏

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吏部郎龔茂良言于浚曰：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爲靖康之疑。浚深然之。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

用蕭琦

龔茂良

思退許惟張浚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
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
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
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
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
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
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
當使去國皆坐罷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
將帥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
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應舊制應

陳良翰

周操

以才畧聞堪任將帥及久勤軍事暫歸休逸之人並
爲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六月甲寅朔日食
壬申命虞允文弃唐鄧允文不奉詔秋七月乙酉
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
洪遵罷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
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
折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八月
甲寅朔帝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胡
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
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三
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爲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旣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

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

索歸正人
是激中國
之變上兵
伐謀至末
無一人能
伐虜謀者

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
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
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
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
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
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
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
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

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
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
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
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
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
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
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

能作痛快
之言不能
效精密之
算宋謀也
能開外有
殊勛不能
使朝廷不
中制宋師
武臣也能
薰猶共而
不具水火
沸而不知
宋人主之
用人也

通鑑卷八十二 宋紀
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
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
啣壁。啣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
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啣壁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辛巳張浚卒。初浚既
去。朝廷遂決弃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奸邪。
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
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

久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
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
爲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
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耻。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我衡山足矣。
數日而卒。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
字德遠。綿竹人。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
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
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異之宜。故一日起。自疏遠。當樞
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

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
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
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不
及亮也。壬午。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
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
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
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
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

水利

鄭作肅

許尹

姚憲

劉唐稽

如金師持周葵書致于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詔江浙水利久不講修、勢家圍田墾塞流水、諸州守
 臣按視以聞、於是知湖州鄭作肅知宣州許尹知秀
 州姚憲知常州劉唐稽並乞開圍田濬港瀆、詔湖州
 委朱夏卿秀州委曾惛平江府委陳彌作常州江陰
 軍委葉謙亨宣州太平州委沈樞措置、金以完顏
 守道為尚書左丞、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
 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
 宰相之任誰不能之、江浙大水、詔陳闕失、監察御
 史龔茂良上疏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

謚

小人專制、崇觀政和、小人道長、內則儉腐竊弄、外則
 姦回充斥、於是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
 人、施行一事、命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
 去腹心之疾、然後政事闕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琦
 曾觀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尋遷右正言、會梁
 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賢相如趙鼎、勳
 臣如韓世忠、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
 之心、今施於珂為可惜、竟寢其謚、九月辛丑、以王
 之望參知政事、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
 民、龔茂良上言曰、今積陰弗解、淫雨益甚、災惑入斗、

如設此獄
獄亦當空
言不弃地
者有幾人
哉

通鑑卷之八十二 宋紀
正當吳分。天意若有所怒而未釋，曾觀龍大淵害政，甚于梁珂百倍。上諭以皆潜邸舊人，非它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奸邪，朕獨不知何耶？泌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癸卯，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初，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弃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錢端禮、吳芾並為都督府

金不受國書

便殿入對

參贊軍事。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丁卯，賀允中罷。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躋於治。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

借國書不如式為名
劉寶不終

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弃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

劉寶殺魏勝

張觀

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辛卯湯思退罷尋以尹穡晁公武論其主和誤國落觀文殿大學士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湯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奸邪誤國鈎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籛以濟大計思退行至

劉夙

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浚以雪耻復讐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言始終不合戊戌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庚子遣兵部侍郎胡銓右諫議大夫尹穡分詣兩浙措置海道贈魏勝寧國軍節度使謚忠壯辛丑以錢端禮僉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允文同僉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乙巳以錢端禮權參知政事閏月甲寅陳康伯入見詔

間日一朝許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丙辰周葵罷王抃見金二帥得報書以歸壬戌詔罷胡銓尹穡丙寅召韓仲通以沈介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旣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罷丙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辛卯以王剛中僉書樞密院事剛中在蜀時吳玠姚仲王彥

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丙申詔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

欲人不知莫若勿為

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此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是春湖南郴州宜章縣盜李金焚掠州縣討平之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二 起乙酉至己丑凡五年

孝宗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于園丘

大赦改元先是洪适為太常奏聖上踐阼務崇乾德

郊丘講禮專以誠意交於神明竊謂古今不相沿樂

金石八音不入俗耳通國鮮習其藝而聽之則倦且

寐獨以古樂嘗用之郊廟爾昔者筦工鼓負不應經

法孔光何武嘗奏罷於漢代前史是之今樂工爲數甚夥其鹵簿六引前後鼓吹有司已奏明詔三分減一惟是肄習尚踰三月之淹夫驅游手之人撻金擊石安能盡中音律使鳳儀而獸舞而日給虛費總爲緡錢鉅萬若從裁酌用一月教習自可應聲合節不至闕事於是詔郊祀樂工令肄習一月太常寺復言郊祀合用節奏樂工舞工其分詣社稷及別廟並番輪應奉更不添置辛酉召楊存中還罷都督府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庚午詔館職更迭補外 召提舉太平興

未有有氣節而立明党者

國宮陳俊卿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且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少有過差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上然之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二月丁未陳康伯卒康伯字長卿弋陽人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不起三月甲寅太白晝見 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癸亥黃祖舜卒祖舜福清人舉進士歷官同知樞密院事裁抑冒濫嘗進論語講義詞理明粹亦有足稱謚莊定 魏杞還自金初

黃祖舜

魏杞

使命

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是春湖南盜起入廣東焚掠州縣官軍討平之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乙巳吳璘入見五月壬申吳璘判興元府丙子宜章縣盜李金等復作亂朝廷憂之以劉琪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

楊欽

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琪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琪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琪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衆琪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朱熹請祠差監南嶽廟六月癸未王剛中卒

皇太子愔

剛中字時亨，樂平人。自進士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唯讀書著文為樂。丙戌，以洪适僉書樞密院事，适拜僉書。帝謂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如同班奏事。秋八月乙酉，立鄧王愔為皇太子，大赦。愔，帝長子也。丁亥，虞允文罷。己丑，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顥僉書樞密院事。癸巳，錢端禮罷。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愔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端禮遣人密告陳俊卿，言已即相當引其政。

唐堯封

出俊卿

俊卿斥之。翌日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戚屬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戊戌，吏部侍郎章服以論虞允文阿附罷。九月甲戌，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壬辰，上御大慶殿冊皇太子。乙巳，淮北紅巾賊踰淮，劫掠。知楚州胡明擊殺其首蕭榮。十一月辛亥，招叔兩淮流散忠義人。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顥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近習武臣梁俊彥請稅江淮沙田蘆場，以助

胡明

軍餉帝以問顓顓對曰蘆塲臣未之詳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其田未可以爲常也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帝大悟即詔罷之顓退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爲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以塞責俊彥惶恐免冠謝始釋之時謂顓此舉有申屠嘉辱鄧通韓琦竄任守忠之遺意云

二年金大定六年春正月辛酉省六合戍兵以所墾田給

還復業之民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

葉願夙

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租錢五萬五百餘貫若出賣可得六萬五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已佃九十餘萬畝合而言之爲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曾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別貯之二月丁丑罷盱眙屯田賑兩浙江東飢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三月辛未洪适罷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

開圍田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孝宗三
五
迺引咎乞罷。帝從之。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庚辰，詔兩浙漕臣王炎開平江湖秀圍田。
乙未，汪澈罷。澈在政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
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耳。其自奉
清約，賤貴弗渝。五月庚戌，葉顥罷，以魏杞參知政
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僉書樞密院事。癸
丑，太白晝見，經天，禁浙西修築圍田，罷修建康行宮。
六月甲戌，罷兩浙路提舉市舶司。戊寅，詔制科權
罷，注疏出題，守臣監司亦許解送。知秀州孫大雅
代還，言州有柘湖澱山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

孫大雅

水利

姜詵

於江東南可達於海。旁海農家作壩以却鹹潮，雖利
及一方，而水患實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又害及旁海
之田。若於諸港浦置牐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
獲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錢，丁戶出力，於農隙
修治之。于是以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守臣視之，詵
尋與秀州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詔秀州華
亭縣張涇牐，拜澱山東北通陂塘港淺處，俟今年十
一月興修。常州江陰軍蔡涇牐及申港，明年春興修。
利港俟休役一年興修。平江府姑緩之。秋七月己
酉，調泉州左翼軍屯許浦鎮。甲寅，以鎮江都統制戚

方為武當軍節度使。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初，安宅為御史，請兩淮行鐵錢，葉顥力言不可。安宅忿然，既入樞府，乃劾顥。子受宣州富人錢百萬，御史王伯庠亦論之。顥乞辯明，及顥罷，參樞上下其事于臨安府。命尹王炎親鞫，置對無跡。帝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官。仍貶安宅筠州安置，召顥赴闕。帝勞之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九月甲辰，上元知縣李允升犯賊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冬，未月己卯，蠲諸路酒坊逋賦。十一月，以陳俊

王炎

聖斷

并貶守臣
若主是

卿為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楊存中卒，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今名。代州崞縣人。史稱其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未嘗大敗。蓋亦帥臣之傑然者也。但其時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營居鳳山，十年而就。以此推之，則其憂時體國之意，未必深切。張絢王十朋、陳俊卿相繼論列，殆不為無謂矣。十二月己卯，以葉顥知樞密院事。甲申，以葉顥魏杞為尚書左

陳之茂

芮擘

林光朝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顯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擘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之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固然虞有禹臯亦有共驩周有旦奭亦有管蔡在用不用顯曰誠如聖訓但今日在朝雖未見有共驩管蔡然有竊弄威福者臣不敢隱上問為誰顯以龍大淵對以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覲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多出其門俊卿與大淵等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等納謁亦謝不接庚寅詔置制國用司以宰

相領之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帝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金大定七年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官曰獄重事也

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為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祗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於罰罔攸赦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為江東總管曾覲為淮西總管甲戌大淵改浙東覲改福建覲怙寵擅

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覲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丙申帝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 戊戌直秘閣石敦義犯賊刺面配柳州籍其家 三月甲辰帝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聚景園壬戌伯母秀王夫人張氏卒 夏四月癸酉帝為秀王夫人成服於後苑 戊寅以吳璘知興元府充四川宣撫使 五月甲寅吳璘卒璘字唐卿玠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玠守蜀二十

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仍議謚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强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卒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甲戌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時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學士宣撫四川 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預 戊

寅以虞允文仍知樞密院事尋又充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辛卯皇后夏氏崩謚曰安恭。秋七月乙巳太子愔卒謚曰莊文。閏月癸酉權攢安恭皇后于修吉寺。丁亥戚方落節鉞信州居住。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瑜決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潭州安置籍所盜庫金犒軍。朱熹如長沙訪張栻道經昭武謁黃中中端莊靜重德容粹然熹自以龕厲猛起之心恐不足以當其溫厚和平之氣先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既乃見栻偕登衡岳而還栻贈之詩有超

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之句熹亦有管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之答乃知其徃復而深相契者蓋有在也。九月戊子太白晝見。冬十月戊戌修真州城庚子定內外薦舉改官人歲額。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于園丘戊辰雷癸酉葉顥以帝親郊而雷引漢故事上印綬罷相提舉太平興國宮魏杞亦罷顥至家不疾而卒顥字子昂興化仙遊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己丑除未熹樞密院編修辭不至。以陳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冶

梁克家

莫濟

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外補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劾奏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以劉珙同知樞密院事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奔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

以爲漢高帝所以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栻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栻謀爲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丁丑以雷發非時詔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闕失十二月丙申增修六合城金出蒲察通爲肇州防禦使時通爲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于外臨發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

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也。

四年、金大定八年春正月戊辰，籍荆南義勇民兵，增給衣

甲，遇農隙日，番教。以辛弃疾，通判建康府。壬午，

奪秦垣秦堪郊恩蔭補。二月己亥，以蔣芾為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

辭許之。乙巳，以王炎僉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

見。三月庚午，以晁公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己丑，

四方霧下若塵。夏四月甲寅，蔣芾等上欽宗帝紀

實錄。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著續通鑑長編自

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卷。江東路管田令見佃者減

價承買。崇安縣飢，值浦城盜發，崇安人情大震。朱

熹請于府，貸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賴以生。及

冬，有年。民願償粟于官。知府王淮俾留里中，而上其

籍于官。社倉之法始此。五月丙戌，行乾道新曆。帝

以近世曆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曆比舊，特彼

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六月辛卯朔，

太白晝見，經天。辛丑，五星皆見。丁巳，召興化軍布

救荒

王淮

曆

孝宗三

林永

魏揆之

衣林彖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秋七月壬戌，以劉珙兼參知政事。召建寧府處士魏揆之赴行在。揆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被召辭謝不獲，以布衣入見。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揆面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因極陳當世之務，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為恢復之本。上嘉納之，賜揆之同進士出身，除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揆之請黜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何裨實用。其諸政事有

既不用其言何必召其人

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無不抗章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為台州教授。秋八月，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劉珙乞罷琪。忤帝意，既而琪以擅興工役降三官放罷。庚戌，劉珙以繼母憂去。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辛亥，陳俊卿請罷政，不許。住賣諸路未賣營田，轉運司收租。九月庚申，立內外將佐升差審察法。庚午，限品官子孫名田。冬十月乙未，臣寮言：「天下之事，必歷而後知，試而後見。為縣令者，必為丞簿，為

郡守者必為通判。為監司者必為郡守。皆有等差。自今職事官必任滿方許求外。未歷親民任使。即未得擬州郡。且授通判。詔從之。庚子。起復蔣芾。為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終喪許之。時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甲辰。大閱于茅灘。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為三陣。戈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十一月乙亥。詔峽州布衣郭雍赴行在。十二月甲辰。減兩浙東西路明年夏稅和市之半。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復三縣。一十餘堰。灌

郭雍

梁介

水利

溉之利。及於鄰邦。詔介直秘閣。西遼權國事普速完。與朶魯不第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為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父斡里刺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五年。金大定九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之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

孝宗三

黃裳
陸九齡
楊簡
沈煥
彭龜年

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中止。二月壬寅。以梁克家僉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乙亥。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王炎代之。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丙子。賜禮部進士三百九十二人。是科得陸九齡。楊簡。沈煥。彭龜年。黃裳。壬子。賜郭雍。號冲晦處士。夏四月壬辰。以梁

克家兼參知政事。辛亥。賑恤衢婺饒信四州流民。五月己巳。帝以射弩弦斷傷目。不視朝。六月戊戌。始視朝。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為爪牙。明賞罰以彰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于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于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于百步之間哉。己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秋七月。以曾覲為浙東總管。先是龍大淵歿。覲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

通鑑卷八十三 宋紀
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
寢。既而覲垂滿。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
之。覲入見。詔進覲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
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覲怏怏而去。八月甲申朔日
食。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
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
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
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
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
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

士。九月辛酉。詔淮東諸州農隙教閭民。丁壬申。命
許子中措置淮西山水砦。招集歸正忠義人。耕墾官
田。冬十月戊子。賑温台二州被水貧民。己亥。命饒
信二州歲各留上供米三萬石。以備賑糶。十一月
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丙寅。爲岳飛
立廟于鄂州。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
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

通鑑卷之八十四 宋紀
繁簡易其任復置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
運使以新知成都府史正志爲之夏四月戊戌罷
吏部尚書汪應辰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立朝多
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斲石池以水銀浮金
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
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
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
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
銀實非買應辰家也五月甲寅裁減六部吏額百
五十人其餘百司三衙以是爲差己未陳俊卿虞

罷俊卿

允文等上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會要己巳陳
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
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
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
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
俊卿以論不合因力求去遂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
佞親賢修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丁丑知潮州會
造犯賊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夏相任得敬脅其
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初仁孝之嗣
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乃仁孝外祖抗禦有功遂相

留允文宜銀

夏國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于金，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彼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主，豈肯無故分國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

金却夏貢
不許分國

乃謀誅之。召辛棄疾入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閏月戊子，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

范成大

相檜十九年以此

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洵洵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啓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爲不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啣雪餐糗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禮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

而敗今遣使乃啓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聯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宮猶爲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

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癸巳以梁克家叅知政事甲辰辛次膺卒次膺字起季掖人以禮自防雖崎嶇亂離貧不自聊而一介不妄受六月壬子申嚴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之制

榮國公挺自東宮出居外第。秋七月辛丑，復置御前弓馬子弟所，命吳挺兼提舉。賜岳飛廟曰忠烈。是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八月，庚戌，虞允文請蚤建太子，帝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既正，人心易驕，卽自縱逸，不勤於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歷練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耳。夏，任得敬伏誅。九月壬辰，賜蘇軾謚曰文忠。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旣爲叔姪，而受書

使命不屈

禮未稱，臣有疏，措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略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輦洛以爲言，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帝知成大忠懇，有大用意，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知烏程，余端禮言：謀敵決勝之

恢復何須置局
余端禮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聳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聳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衆，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漢宣

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吳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是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覲而自立，皓覲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皓復取覲表言父遺訓，傳位于皓，金主乃封之。十

金封高麗
皓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一月遣趙雄等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輦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責求州安置。金安節卒，安節字彥亨，休寧人。筮仕未嘗求薦于人，及自舉薦人，亦不令人知。與秦檜忤，不出者十八年。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所著有周易解。

七年，金大定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

宴，邦家非常之愛。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虜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到宮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虞允文復以冊太子請，帝曰：朕旣立太子，卽令親主出鎮外藩，卿宜討論前代典禮。允文尋以聞。金禁羣臣相饋獻，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卽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

去。帝作敬天圖，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虞允文對曰：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効。大驗。帝然之。二月癸丑，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魏王，初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非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為國

立皇太子
惇

劉焯

子司業兼太子侍讀，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乙亥朔，詔訓習水軍。丙子，立李氏為皇太子妃。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上疏切諫，且請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雖感悟，尚未寢成命。時范成大當制，久不視草，忽請對，乃出詞。

斥近侍

頭納榻前。上色遽厲。成大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郡典謁吏耳。執政大臣。倅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柄。固無容議。但聖意以謂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爲通判。職曹官顧謂何邪。官屬縱俛首。吏民觀聽。又謂何邪。上霽威。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成大句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邪。旣而成大。竟不安于位。以集賢修撰帥靜江。夏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辛未。進臨安尹。太子與講官商較前代時

出意表。講官自以爲不及。逮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帝數稱之。五月丁亥。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噤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

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歛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筭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

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庚寅。金葬欽宗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丁酉。詔廣西帥臣措置南丹州市馬。是月。遣知閣門事王抃。點閱荆襄軍馬。六月己巳。賜吳璘謚曰武順。壬申。詔兩淮墾田。毋創增稅賦。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四川宣撫使。炎言。興元府山河堰。世傳漢蕭曹所作。本朝嘉祐中。提舉史炤。上堰法。獲降敕書。刻書堰上。紹興以來。戶口凋踈。堰事荒廢。遂委知興元府吳拱。修復。發卒萬人。助役。宣撫司及安撫都統司。共用錢三萬一千餘緡。盡修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

山河堰

吳拱

三萬三千畝有奇。詔獎諭拱。八月丙辰，詔兩淮民兵勿輸丁錢。九月壬申朔，以江西湖南旱，命募民為兵。朱熹劾立社倉于崇安。冬十月壬戌，金使烏林答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閣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癸亥，會慶節，金使隨班入見。金主雍幸太子宫，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昔唐太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

得體

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眾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志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十一月甲戌，帝御集英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賜李庠制科出身。十二月庚申，詔閣門舍人依文臣館閣以次輪對。臨安尹周淙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偽，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

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闊、刑罰用稀、今焉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歎不忘、自是屢奏屢獎、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官莊、梁克家亦言、戶部賣營田、率為有力者下價取之、稅入甚微、不如置官莊、歲可得五十萬斛、

八年、金大定十二年春正月庚午朔、班乾道敕令格式、二

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

罷張栻

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

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癸

丑、以張說僉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

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

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曠草制、權給事

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丙寅、

以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僉書樞密院事、三月戊

子、詔省侍中、中書尚書令員、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夏四月庚子、賜禮部進士三百十九人、得陸九淵、舒

璘、考官呂祖謙、謂九淵曰、求承欵教、僅得傳聞、一見

李衡王希
呂周必大莫
濟

陸九淵
舒璘
呂祖謙

通鑑卷之四十一
高文心開目明知爲江西陸子靜也。已酉殿中侍
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擅權不公允文請罷政許之
翼日復留出之敏提點江東刑獄。金右丞紇石烈
志寧卒金主嘗宴羣臣於太子宫顧志寧謂太子曰
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
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
後未有如此人也。朱熹以司馬光資治通鑑做春
秋例提綱以光所編作目名謂資治通鑑綱目。五
月丙寅立宗室銓試法。六月壬寅蠲兩淮歸正人
撮收課子淮東巡尉有縱逸歸正戶口過淮者奪官

有差。秋七月辛巳罷淮西屯田官兵募歸正人耕
佃。姚憲曾覲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癸未
以曾覲爲武泰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推場金主
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
用也命罷之。戊寅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初帝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
有文學爲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覲所薦者允文
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故有是命仍進封雍
國公已丑賜允文家廟祭器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
決策親征令允文治兵埃報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卽

李彥穎
林光朝
王質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殿門乘馬持節而出。冬十月丙辰，罷借諸路職田。十一月辛未，遣官鬻江浙福建二廣湖南八路官田，時營田及沒官田皆稱官田，令民承買。十二月甲辰，詔京西招集歸正人，授田如兩淮。戶部侍郎葉衡言，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

魏王愷

判寧國府魏王愷略曰：大江之壩，其地廣袤，使水之畜洩不病，而皆爲膏腴者，圩之爲利也。然水土鬪齧，從昔善壞，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懷勤止，深用歎嘉。以大理寺主簿薛季宣於黃岡麻城立官莊二十二所，金去金銀坑冶之稅，不禁民採。

九年，金大定十三年春正月辛未，王炎王之奇罷，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復鄭聞僉書院事。戊寅，遣司農寺丞葉翥等鬻兩浙諸官田，登聞檢院張孝貴等鬻江東西路四川諸官田，郎官薛元鼎拘催江浙閩廣鬻官田錢四百餘萬緡。閏月戊申，以久雨，命大

魏揆之

理三衙臨安府及兩州縣決繫囚、魏揆之卒、揆之字子實、建陽人、初名挺之、字元履、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應召以起、謂可以行其學、仕不半歲而不合以歸、君子惜之、二月壬申、蠲江西旱傷五州逋負、丁亥、特贈蘇軾爲太師、三月甲午、禁北界博易銀絹、丙辰、復分淮南安撫司爲東西路、夏四月己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五月壬辰朔、日食、六月己丑、戒飭監司守令勸農、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爲上京、八月丙子、臣僚言江西連年荒旱、不能預興水利爲之備、於是乃降詔曰、朕惟旱乾水溢

田功水利

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一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豐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下相因之理也、朕將卽勤惰而寓賞罰

通鑑卷八十四 宋紀 庚子命盱
焉、九月丙申、梁克家等上中興會要、
哈軍、以受書禮、移牒泗州、示金生辰、
金使不從、十月辛未、梁克家罷、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
而外濟以和、前月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
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
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
出知建寧、甲戌、以曾懷爲丞相、
鄭聞叅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
沈復同知院事、十一月戊戌、
合祀天地于園丘、大赦、
改明年爲淳熙元年、十二月甲子、
沈復罷、乙丑、以姚憲僉書樞密院事、

罷梁克家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八十五 起甲午至丁酉凡四年

孝宗五

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春正月丙午、禁兩淮耕牛出境、以交阯入貢、詔賜國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為安南國王、二月癸酉、虞允文卒、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始

其立朝更
多可觀

以父祺任入官、繼舉進士、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無二、有文學、多著述、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為宣撫、

史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三月、省文武階左右字、出爵募民賑濟、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僉書樞密院事、詔舉制科、六月、戊寅、曾懷罷、先是臺官詹亢宗季棠論事、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謫、大理寺根究無

知人

龔茂良

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言者追論姚憲與亢宗等通謀、陷懷以取相位、乃罷憲、以葉衡代之、以朱熹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為樞密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遂有是命、秋七月壬辰、復以曾懷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己未、張說罷、帝廉知其欺罔也、以楊倓僉書樞密院事、九月乙酉朔、以曾覲為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丙寅、鄭聞卒、十一月甲申朔、日食、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事、茂良先為廣東提刑、建學右文、掩骼埋胔、卓有善政、及為江西運

判而救荒之功尤著。已除禮部侍郎。上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楊倓罷。劉珙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丙午。曾懷罷。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

謂出於曾覲。先是辛棄疾知滁州。滁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民兵。議屯田。乃剗奠枕樓繁雄館。辟葉衡雅重之。至是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遷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歷遷湖南安撫使。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壬申。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是時臣寮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爲不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

判而救荒之功尤著。已除禮部侍郎。上亟欲用之。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援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迹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楊倓罷。劉琪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丙午。曾懷罷。懷以疾辭。乃除職奉祠。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

謂出於曾覲。先是辛棄疾知滁州。滁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薄賦。招流散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葉衡雅重之。至是衡入相。力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遷提點江西刑獄。平劇盜。賴文政有功。歷遷湖南安撫使。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僉書樞密院事。壬申。以沈復爲四川宣撫使。是時臣寮言出賣官田。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察。不爲不至。始限一年。繼限二年。已賣者纔十三。已輸者纔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色之產。輕立價貫。揭榜之後。率先

通鑑卷之八十五 宋紀 三
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所立之價。輕重不均。莫若且令元佃之家。着業輸租。猶可歲得數十萬斛。從之。

二年

金大定十五年

春正月癸巳。前宰相梁克家曾懷坐擅

改堂除。俱落職。三月乙巳。詔武舉第一人補秉義

郎。堂除諸軍計議官。夏四月乙卯。賜禮部進士四

楊甲

百三十六人。有蜀人楊申。對策言恢復之志不堅者

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幾於惑溺。其一謂策士

之始。其及兵者不過一言。是以談兵爲諱。論兵爲迂

羅點

也。上覽不悅。置之第五。是科得羅點。巳巳。宴輔臣

定論

于玉津園。帝謂葉衡等曰。朕嘗觀無逸篇。見周公爲成王。歷數商周之君。享國久速。真後世龜鑑。衡等奏曰。陛下能以無逸爲鑑。真社稷無窮之福也。帝又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通鑑卷之八十五

宋紀 孝宗五

四

劉清之

龔茂良與周必大薦宜黃知縣劉清之、召入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願陛下廣覽兼聽、并謀合智、清明安定、提要挈綱而力行之、古今未有俗不可變、弊不可革者、變而通之、亦在陛下方寸之間耳、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一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

趙雄

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略及文武藝、每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獎、帝深然之、五月辛卯、諭宰相以朝政闕失、士民皆得獻言、趙雄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耻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曷嘗不以理

遷須問人
主人

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言書之時政記。庚子。命鄂州都統李川。調兵捕茶寇。呂祖謙訪朱熹于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成。祖謙歸。熹送之。至信州之鵝湖寺。陸九齡。陸九淵。劉清之。皆來會講。各執己見。不合而罷。時九齡改興國軍教授。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播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士而耻

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間自佚。益嚴規矩。蕭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六月庚戌。以沈復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是月。茶寇自湖南犯廣東。時盜連起湖湘。辛弃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

通鑑卷八十五 宋紀 六
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歛爲急。吏有殘民害物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歛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爲盜。去將安之。夫民爲國本。而貪吏迫使爲盜。今年勦除。明年刻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爲意。有違法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自爲文過之地。詔獎諭之。

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役。略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窠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爲害非細。乞依廣東推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例。別勅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廼度馬櫟營壘。故基起蓋。砦柵拓步軍二千人。

通鑑卷八十五 宋紀
馬軍五百人。僉人在外。戰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廣西安撫司歲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歛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未。繪圖繳進。上遂釋然。秋七月辛丑。有星孛于西方。八月丁丑。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乙未。葉衡罷。初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湯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

金不受高麗投降

所以遣。知薦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丁未。沈復罷。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高麗將趙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閏月丁巳。以李彥穎叅知政事。王淮僉書樞密院事。冬十月戊寅朔。賞平茶寇功。湖南江西廣東監帥黜陟有差。十一月戊午。提點坑冶王揖。進羨餘十萬緡。詔却之。十二月甲午。議放天下苗稅三之一。大臣言國用不足。乃止。

三年、金大定十六年春正月甲寅、以常州旱、寬其逋負之半。
乙丑、賑恤歸正人。二月壬午、蠲兩淮教閱民兵夏
稅。甲申、賜韓世忠謚曰忠武。汪應辰卒、應辰字
聖錫、玉山人、歷官端明殿學士、接物溫遜、遇事特立
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
言不遜、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
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
忿窒慾、書剛制于酒、懲窒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
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
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壬申、

金徒單子
溫
溫迪罕締
達

立任子叅選覆試法。三月丙午朔、日食。夏四月
己亥、詔諸路提刑、歲五月理囚。金翰林學士徒單
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
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
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六月甲午、召朱熹為
秘書郎、不至、時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龔茂良言熹操
行耿介、遂有是除、熹以祠觀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
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
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遂改主
管武夷山中佑觀。除呂祖謙秘書郎、國史院編修

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是月湯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僉書院事。除劉清之通判鄂州。鄂俗計利而尚鬼。家貧子壯則出贅。病則聽於巫。歿則畀諸火。清之皆諭止之。九月。李浩卒。浩字德遠。臨川人。歷吏部侍郎。權貴嗾諫議姚憲論罷。浩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志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眾。平居未嘗假人以辭。

吏治

李浩

知人

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冬十月丙子。立貴妃謝氏為皇后。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復姓謝氏。丁丑。命臨安守臣嚴禁踰侈。庚辰。詔曰。爵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樽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

謝皇后

罷齋爵

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

袁樞

裕于眾者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十二月以

儲訓

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與陸贄奏議併讀曰治

曆

道盡于此矣

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曆高麗致貢于

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

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為玉耳且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二月乙

亥帝視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中庸遂視武學學官

傳伯壽

林光朝

諸生進秩賜賚有差傳伯壽上言從祀於文宣廟者

皆當時門弟或歷代之名儒固無可議武成之廟所

從祀者出於開元銓次失於太雜太祖去白起之像

高宗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升李晟去取之

間皆所以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無異白起而彭

越臣節不終亦同韓信王僧辨雖平侯景反連和于

齊吳明徹雖取河南然為周所俘不能死節韋孝寬

楊素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宇文獻王猛斛律光

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豈足多錄

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有周之名

將陳湯之斬單于傅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

通鑑卷八十五 宋紀
車。班超之定西域。皆爲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石祖
逃。在唐則王忠嗣張巡。皆闕而不錄。宜詔有司討論。
使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國。黜不忠之節者。
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而爲勸沮
者大矣。尋詔武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
晟之次。仍以曹彬從祀。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
寧舊陵。三月己酉。龔茂良呂祖謙等上仁宗玉牒。
徽宗實錄。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
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
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

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
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
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
以救正焉。有待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
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
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
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
內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
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

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

罷茂良光朝

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夏四月甲午。給歸正官子孫田屋。六月丁丑。罷龔茂良。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旣而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叅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帝諭覲往謝。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杖之。御劄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

處分

覲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茂良字實之興化人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論茂良者謂其迎合上意希冀復留及朱熹得其疏稿事雖恢復極論不可輕舉深歎惜之已卯以王淮叅知政事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子八月辛巳禁耕牛過淮九月丁酉朔日

食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壬戌太白晝見是月詔著作郎呂祖謙詮擇國朝文章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摺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先是有聖宋文海一書乃坊間刊行去取未精名賢逸士之文尚多遺落時帝右文故有是詔十二月乙亥大閱

續 十二日丁亥大閱

順本營各習武士之文尚多農務其帝亦文苑下是
 前業大來士衣其朴要宋文德一書也此間既許去
 三論西車之南為異時始宋之西亦謂月中與以
 白晝良 具民陷者許浪片聊集益對國圖文章發

宋元通鑑卷第八十五

終